

【观潮】

“撤档潮”带来的冷思考

终票房超12亿元，赢了口碑和市场；2019年，原定于6月27日上映的《少年的你》突然撤档，最终在10月25日上映，并取得了15亿元的票房佳绩。

只是，和今年春节档临时撤档的影片不同，《芳华》和《少年的你》撤档时均未在影院正式上映，没有真正经过观众和市场的检阅与研判。

而在正式上映之后又紧急撤档的影片有2018年的《阿修罗》、2023年的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》等。《阿修罗》豆瓣评分仅为3.0分，宣布撤档后再无火花，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》再次上映后亦表现不佳。

由此看来，撤档并非救市的法宝。影院排片遵循市场原则，一般上映两三天后，口碑就初步显现出来，哪一部电影卖得好自然就排片多。

今年春节档“撤档潮”的背后，揭示的其实是档期与市场、观众之间的紧密关系。正如文化评论人韩浩月所言，在黄金档期里一部高票房电影的胜出，一定是综合实力的展现。

话题性成为影响观众选择影片的重要因素。《热辣滚烫》之所以成为春节档票房冠军，与其一直居高不下话题热度有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热辣滚烫》的宣发营销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，而是精准切中了当下的大众心理和社会心态，“做自己”和“赢一次”成功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。

如果仅有话题而影片质量堪忧，也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。今年春节档期内的头部阵营影片质量普遍较高，豆瓣评分多维持在7.7分左右。

《熊出没·逆转时空》表现抢眼，得益于其在创作层面的不断创新；现实题材电影《第二十条》，以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引人深思，更是在档期后半程凭借观众的好口碑逆袭翻盘，一路“狂飙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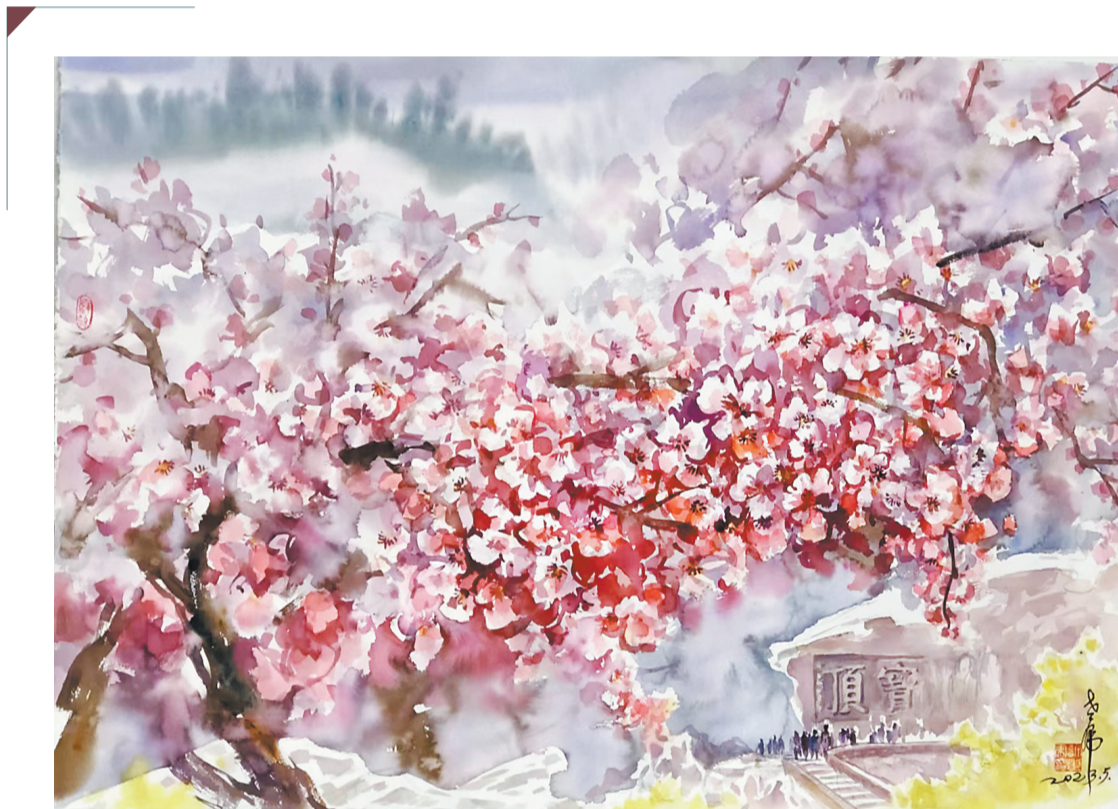
因好口碑实现逆袭的影片近年来频频出现，去年暑期档的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就是典型的“低开高走”。该片点映期间票房暗淡，排片寥寥无几，自首周末口碑发酵后，一跃而成“院线黑马”，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。

由此可见，质量永远是影片的核心竞争力。

灯塔研究院发布的《2024春节档电影数据洞察》分析认为，热门档期一方面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基数，另一方面，也意味着对内容质量与宣发策略的高难度试炼。片方只有精准判断主力观影人群，洞悉大众情绪共鸣点，才能在制作、宣发等环节正确发力，激发大众观影热情。

本次撤档的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豆瓣评分高达7.9，口碑和质量均属上乘，可因其影片调性与春节合家欢式的欢喜氛围不搭，而只能遗憾离场。

进入黄金档期的影片需要更强的竞争力和更精准的市场定位。对于正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电影来说，本次不同寻常的春节档，值得总结的还有许多。



春到宝顶(水彩画)

许世虎

谿容的重庆时光

□郑劲松

“学校门前有一条小河，河岸边有一家人开了个油坊，油坊那架很大的木头水车昼夜在河里转动，掀起小小的透亮的水帘子。每天上学都要站河边看一会儿慢慢转动的水车，然后才踏过小石板桥跑进校门。四十年后又回到那里，学校简陋的小院儿还在，只是旁边盖起了新楼。校门前的小河干枯了，水车没有了，油坊老板也搬走了。”

这段回忆满满的文字出自著名作家谿容的笔下。文中提到的小河，就是重庆北碚歇马街道的小磨滩，提到的学校，是曾经的小湾小学——现在的小磨滩小学。

2024年2月4日，谿容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8岁。

她人读小湾小学时还是在抗战时期，“四十年后”女作家再次回到这里，已是1988年，而这一年距今又已近40年。

时光匆匆，白驹过隙，作家的生命在她的文字里延续。斯人已逝，文字长存。这位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《人到中年》等多部优秀作品作家，也与重庆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。

一

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的《谿容文集》里，有一篇谿容的个人小传——《每一步都是置之死地又起死回生》。题目里有种决绝的气度和深刻的人生感悟，如果了解谿容在重庆的经历，就不难判断这样的感情缘起何方。

谿容祖籍重庆巫山大溪乡，1935年10月25日，她出生于湖北汉口。父亲谿绍陶，毕业于上世纪30年代北京的政法大学法律科。

谿容1岁多时曾患上小儿肺炎，眼看气息奄奄还无望，已被家人从床上挪放于地。幸亏被父亲的巫山小同乡、中医名家冉雪峰先生看见，开了一服中药，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所以，谿容在回忆中感慨地说：“救命之恩难忘，至今我对中华医学顶礼膜拜坚信不疑。”

谿容同样感恩于自己的母亲。她的母亲杨淑芳是河北保定人，出身于封建大家庭，河北保定女子师范高中毕业后，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小学任教。

杨淑芳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常看《红楼梦》《聊斋》，对京剧《锁麟囊》《玉堂春》不但熟知还会唱几段，这对童年的谿容产生了良好的影响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父亲供职的国民政府司法机关内迁西南。谿容随家人逃难到了四川成都。一天，日本飞机突然轰炸成都，因来不及躲进防空洞，炸弹近在咫尺爆炸，父母用身体遮挡着年仅7岁的小谿容，他们自己却受伤流血满面。

谿容曾说，如果不是家人遮挡，她也难逃一死。童年的记忆深入骨髓，难怪她的笔下总有那么深刻的生死追问。

二

此后，谿容在重庆续读了小学和初中，并在重庆工作，也从重庆起步，走向北京。

1943年，谿容全家随司法机关疏散至巴县的歇马乡（现北碚歇马街道），谿容就近入读于小湾小学。即使在今天，这片乡村依然宁静安详。

抗战胜利后，父亲调至北京工作，10岁的谿容也跟着北上，在北京东单三条的“明明小学”读到小学毕业。这所私立小学设在胡同中的一栋洋楼里，颇有点“贵族气”。

1947年年底，父亲又调回重庆，全家再次跟着南归。初中没毕业的谿容考入南岸的女二中（现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），读到初中二年级。谿容在个人小

传中写道：“在这个学校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，是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撤退时放的那一把大火。那天夜里，我们站在学校的山坡上隔江远望，只见对面城里一片火光，烧红了半边天。师生们都惊恐万分，怕回不去城里了。”

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，父母把谿容和妹妹送到成都一个远房亲戚家。然而在亲戚家住着很不适应，不到一年，谿容就自作主张买了车票带着妹妹回到了重庆，其要强的性格可见一斑。

谿容开始文学创作并不在重庆，但阅读的基础却始于重庆，命运齿轮也转动于斯，这是她与重庆的又一种缘。

1951年3月，16岁的谿容通过招考，成了重庆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（书店）售书员，正式步入社会。

当时的书店上架售书，店员的任务是站在一旁监管服务。她却只顾站在书摊旁看小说，完全忘了自己的职责，以至于许多书都“不翼而飞”。后来，书店经理就把她调去开发票。

对谿容来说，这就清闲多了。“虽然顾客多的时候不便低头看书，人少时还是可以。因而就盼着下雨，那种天气逛书店的人寥寥无几，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桌子后面看小说。”

三

1952年6月，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与新华书店合并，当时的《西南工人日报》编辑部需要一个干事，就把“开发票时字写得不错”的谿容调到了编辑部。

母亲杨淑芳写得一手好字，谿容自小就练习颜真卿的字。但谿容既不是编辑也不是记者，而是“打杂”的：给编辑记者领工资、发电票、跑印刷车间、拆看读者来信，然后分类交给编辑回信。晚上12点起来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录新闻，因为当时没有电传之类的，为了不耽误第二天见报的重要新闻，只能半夜时分一字一字记录下来，然后交夜班值班总编。

1954年中央出台政策：凡工作三年以上的青年干部可以报考大学，入学后由国家给予助学金，享受调干大学生待遇。这对谿容来说，无疑是喜从天降。她的工龄已三年半，够了，于是兴冲冲地跑到人事科报名。

单就学历来说，谿容仅仅初二，想考上大学几乎不可能。但谿容是幸运的，报社的编辑记者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，文化底蕴深厚。

谿容身边不缺“良师”，自己更是暗中努力。工作之余，她读完了初高中的语文、历史、地理教科书，还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。当年的俄文很受追捧，电台里天天教。她也买了台小收音机，很认真却也毫无目的地跟着学。

谿容回忆说，正是这一系列“盲目”自学，为她考大学作了充足的准备。当时还要考一门“时事政治”，因为她每天都要记录国内外的大事新闻，所以基本不用复习。

就这样，19岁的谿容考上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（现北京外国语大学），从此“飞”出了山城。

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教师谿传德和谿容一家有过不少交往，他在一篇文章中介绍，谿容的母亲和妹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北碚工作，退休后住在北碚东阳镇，父母去世后也都安葬在东阳镇谿家坟。

1988年，谿容第一次回重庆，就去看望了母亲和妹妹，还去歇马镇寻访当年读书的故地，因此有了本文开篇那段文字。

是的那条小河已经枯干，那水车，那油坊也早已消失。突然想起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的一句台词“诗在，书在，长安就在！”这或许就是文学与一个地方生生不息的深刻情缘。

成都饮茶记

□李立峰

成都是休闲之都，以安逸著称。而安逸的日子，怎么能少了茶的滋养？因此，去成都的第一站，我便是去人民公园，重温一下盖碗茶的记忆。

大约十几年前，我曾经造访过人民公园，印象最深的是盖碗茶。饮茶用三件套，一个白瓷茶杯，一个盖，一个托，仪式感十足，颇带几分古风。

茶叶是常见的绿茶，加了几朵茉莉，是为花茶。茉莉是神来之笔，不仅中和了绿茶的苦涩感，还让茶自带茉莉的清香。一盏在手，眼前袅袅升起的都是田园风光和诗意自在。喝茶的桌子和椅子，都是竹制的，坐上去吱呀作响，不敢用力，却又不至于掉掉。整个人，呈轻盈状，正好符合喝茶的心情。

五块钱一杯的盖碗茶，足以托举起记忆中的成都。那次喝茶的记忆太美好，以至于我每次来成都，都希望重温，但总不能如愿。

再次抵达人民公园，立马陷入人山人海的包裹之中。昔日的景象和心情，早已经无处寻觅。看得出，和我有相同记忆的人，大有人在。

如今的茶社叫鹤鸣，听上去就不俗，自带几分仙气。东汉末年，张道陵在成都大邑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，让成都成为早期道教的发源地之一。如今的鹤鸣茶社，应该向这段历史致敬。它还与钟水饺合体经营，让游客既可以品尝，又可以喝茶，还可以听戏。

当然，喝茶的价格就翻了几倍。倘若听戏，就翻了十几倍。价格还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——难求。即便落座，周围都是乌泱泱的人群，喝茶的安宁心情不复存在。这茶喝得就少了境界，少了韵味。

喝茶未遂，品茶不能，好不容易从公园的拥挤人潮中走出，怅然若失的心情爬满心头。看来，让孩子重温我的记忆是不可能了。如今的成都，近悦远来。谁不想沾沾安逸的习惯，品品幸福的滋味？好在，成都的大熊猫、博物馆，及时填补了这份遗憾。

后来再喝茶是在锦里。如今的锦里，不再是记忆中的一条老街、几条小巷，而是与武侯祠融为一体，分不清彼此，道路如同蛛网，人在其中，如行雾里，不知身在何处。

春节，正赶上一年一度的成都大庙会。人多，自然可以理解。只不过，多得超乎想象。当行至武侯祠的门口，看到眼前晃动的人头如同蚂蚁出巢。那一刻，我真想放弃进入。但既来之则安之，索性随着人流，如蜗牛般行进。

从下午走到傍晚，脚酸腿麻，于是决定在锦里喝茶，顺便歇脚。想象中的锦里喝茶，应该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房子，临河而立，小窗上开着鲜花，屋檐上挂着灯笼，耳畔传来若有若无的丝竹之声。然而，现实却是，茶社名曰英雄三国，开在一个广场之上，几百张小圆桌，像下满了子的围棋桌。

我们在其中找到一桌，点了茶，开始打量。周围都是和我一般好奇的人，略带兴奋和期许的眼神，四处巡视。舞台上，歌手不紧不慢地唱着。舞台上，茶客不慌不忙地聊着。几十米之外，则是喧嚣市场，游人如过江之鲫。

入夜，华灯初上，氛围感顿时强了很多，失去已久的休闲感重新上身。此刻，我是这滚滚红尘中的一个闲人。一想到这里，就心生自在。心头不禁想起宽窄巷子茶馆的一副对联——余生很长，何必慌张？心头不禁与这喧嚣和解了。这份热闹，不正是幽静最好的衬托吗？心远地自偏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我发现，即便是被挤成糨糊，成都最宝贵的，依然是它的文化底蕴，成都人骨子里的，依依然不时泛起的娱乐精神。这一点，从成都博物馆出土的陶俑上就可可见一斑，一律是乐呵呵的笑脸，没有一张愁眉苦脸。

在庙会现场，关公成了变形金刚的模样，身穿机械战甲，手持青龙偃月刀，名曰新财神。而灯饰上的财神关公，一手高举摄像机，一手托举平板电脑，戴着时尚的VR眼镜，穿着新潮的运动鞋，载歌载舞，可口可乐！成都人身上的乐观、乐天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它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忘记了身边的嘈杂与拥挤，忘记了身边的物欲与焦虑。

热爱喝茶的成都人，把乐观当作一种人生态度，把乐天当成一种生活方式，把娱乐当作一种精神栖息。因而，才那般洒脱而自在，安逸而自在。

雪山下的公园城市，烟火里的幸福成都，果然名副其实。

□李之舟

重庆到广州的高铁，漫漫1200多公里，最多只需6个小时即可到达。这在过去，可是要摇摇晃晃一个昼夜。坐在风驰电掣的高铁上，列车在千山万壑之间飞驰，不禁想起当年挤在绿皮火车硬座车厢的情景。

那些年，春运期间，冰雪封路，火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卧铺通常是一票难求的，能买到一张站票，就已经非常幸运了。春运期间的人们都只争朝夕，包括我，为了回家过年、回单位上班，几百公里，站也是要站着来去的。

最难忘的是那年挤进南下的打工大军洪流。那趟从重庆开往广州的特快，只卖到终点的长途票。于是，列车从起点站开始，便已装得满满当当。

每逢停站，由于无人下车，列车破天荒地不敢开门开窗。但过邻近的一个站时，情形有些不一样：站台上黑压压的人们挥舞着车票，眼看列车停了还门窗紧闭，齐发一声呐喊，乒乒乓乓敲着车厢车窗，拉开架势就要破门破窗而入。列车员只好赶紧打开车门，人群立即如潮水般一拥而入，不少人干脆头脚并用从刚刚打开的车窗爬进，一边爬还一边说没法子啥，大家都担着点。乘客只好无奈地笑骂着，帮着拉手扯脚。

投稿邮箱:kjwtxz@163.com

敬礼！绿皮火车

站在空前拥挤的硬座车厢里，人的生存能力便发挥到了极致。大家都处心积虑地想占领一点点立锥之地，为能瞅空子在什么地方伸展一条酸疼的腿、避开一张胡子拉碴的脸或者汗水湿衣的脊背而绞尽脑汁。

我们对窗外的广阔天地不屑一顾，对窗外闪过的青山绿水视而不见。辽阔的大地在唯唯当声中飞快地向后闪过去、闪过去。它实在是太辽阔了，弄得我们总是到达不了目的地。

超过极限的拥挤让人头脑发昏，我们挤在一起，在弥漫着汗味、烟味、脚臭味的狭小车厢里，悄悄地埋怨着这趟列车；同时羡慕着那些买到坐票、卧铺票的人们。我们一个个鸟眼鸡似地看着身边朝夕相处的陌生人，我们紧紧挤在一起团结得像亲兄弟、闺蜜老铁。

在这样一个车厢里，什么性别、年龄、学历、职位职称、高矮胖瘦，女性的矜持、男性的丈夫气，通通都挤得烟消云散。我们辛苦地支撑着，用对目的地的想象来缓解极度拥挤造成的痛苦。我们那时好像特别怕冷，很少听说谁被挤出了什么毛病。

的时候。为了前行，那个年代的我们，有些悲壮地拥挤在一起，为了不再这么拥挤，我们拥挤在了一起。

如今，高铁网络织越越密，航空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，私家车多如过江之鲫，绿皮火车逐渐被高铁、动车取代，成为很多人对那个年代满满的回忆。

但是，在一些城乡之间，在一些山区、旷区和林区，依然有少许绿皮火车喷出吐雾，依然在忠实地奔驰着。深山老林的小小站台上，仍然有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人在挥舞着信号旗、行着注目礼，山里孩子们在窗外挥着手欢呼雀跃。

绿皮火车，已经成为很多短视频和诗文的配角，人们扛着现代化的摄影器材，翻山越岭地找她、期盼与她再次相聚。

让人惊掉下巴的是，今年春节前夕，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导致高铁大面积降速、停运。关键时刻，绿皮火车“挺身而出”，拉着高铁走完最艰难的道路。绿皮火车头牵引复兴号的视频刷屏网络。

两个时代的产品，在春运这个特殊的时刻紧紧连接在了一起，引发不少网友感慨：高铁是中国速度，绿皮火车是中国温度。高铁是朝九晚五的奔波，而绿皮火车是人间烟火气的相逢。敬礼！绿皮火车。